

粵海散文集

刀溪題



广东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编

花城出版社

粤海散文集

(江门卷)

广东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编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粤海散文集

杨羽仪主编.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3.5

ISBN 7-5360-4066-0

I. 粤 ...

II. 杨 ...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3607 号

责任编辑: 黄玉雯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58.375 1 插页

字 数 1300, 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套

书 号 ISBN 7-5360-4066-0/I·3275

定 价 (共九册) 1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杨羽仪

总序 /1

邝 宇

序 /3

商 河

济美札记 /7

昙花及其他 /21

张启雄

乡村旧事 /32

凤 群

独上碉楼 /43

蔡祖英

冷却的悲痛 / 52

——父亲远行三周年祭

吴迪安

一九九六年春节记事 / 67

野湖川

千里回眸 / 73

王晓霞

一个女人的独白 / 83

奇妙的精灵 / 86

关榆林

雨夜听雨 / 89

狂 子

出嫁手记 / 92

黄岸贤

郁郁苍苍 / 98

陈云白

饕餮六记 / 109

梁小恩 余妙霞

松针刀鱼 / 116

黄文婷

湘西随笔 / 120

明 明

远游无处不销魂 / 128

黄倩娜

西藏之行 / 139

一个唐朝女子远去的背影 / 151

喀什的宗教 / 157

卢 湘

皖南行吟 / 163

李小梅

无梦到徽州 / 174

林子间

梦里水乡 / 178

余 敏

永远的勉励 / 191

总 序

杨羽仪

岭南散文有着悠久的渊源。远在唐朝，大散文家韩愈被贬阳山和潮州时，都写下了散文。他在阳山当县官的时候，常常乘舟逆流而上，与连州的文友相聚，并留下了散文《燕喜亭记》，刻在碑石上，供千秋瞻仰。这块碑石因有韩文公的散文而留芳千古。时至二十世纪中叶的“文革”，这块碑石被愚昧野蛮的造反派砸碎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识宝的“县太爷”从农民的猪圈里发现碑石残片，他一块一块地捡回来，竟然把石碑拼凑得几乎完好无缺。如今，《燕喜亭记》依然屹立在连州中学的古亭中，真是千古有幸！后来，韩文公被贬潮州，他写的散文《祭鳄鱼文》已经成了中国散文的经典，就不必我多说了。

岭南散文发展到二十世纪，可说是个鼎盛时期。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少白、黄兴、苏曼殊、钟敬文、林觉民……都是十分突出的代表。尤其是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那是烈士用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写成的血书，不但在岭南散文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它在中国现代散文中也是一颗明珠，倘若选《中国现代散文百篇》，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如果没有入选，

我觉得这是选家不应该有的失误。

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进入了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有它伟大的历史进程，但同时有令人遗憾的曲折人生。在这不寻常的岁月中，在岭南这片土地上造就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散文家，秦牧、黄秋耘、陈残云、曾敏之、杜埃、杨石（应彬）、林遐、岑桑、苏晨、范若丁、筱敏、林贤治等。尽管，这个时期的散文，受时代的局限，带着浓重的时代的虚饰，但仍然不乏佳作。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岭南散文率先突破了思想的桎梏，出现了许多闪烁着思想光辉的散文力作，秦牧的《鬣狗的风格》、《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黄秋耘的《雾失楼台》、《难忘的眼神和泪光》等，都是这个时期岭南散文的代表作。

时间，跨越到二十一世纪初，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始致力于散文创作，而又踏进新世纪门槛、继续散文笔耕不绝的岭南散文家，是否可以筱敏为代表？我在一篇小文中曾试图概括筱敏散文创作的三个特点：一是散淡为人为文；二是有独特的艺术视觉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三是她的作品中无情地揭露专制主义、独裁主义的罪恶，追求人间的自由，人性的可贵和人的尊严的无价。她的思考是深刻的，也是成熟的。

在新世纪之初，我们编辑广东九城市的《粤海散文集》，举办岭南九城市散文大赛，意在党的十六大的精神鼓舞下，推动散文创作，争取出一些散文精品，同时争取发现新世纪散文创作的有特色的作家。当然，一次散文大赛要造就几个作家是不可能的，但长久地推波助澜，更主要的是作家本人的奋发和感悟。我深信，我的期望不会落空。在这里，我们编辑、出版《粤海散文集》九卷，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省直机关的作家不参赛。至于评委们最终推举哪个城市摘取本次大赛的桂冠？那就看他们神圣的一票了。

2002.12.18

序

序 字

这本江门散文作品选集收入了我市中青年作家近三年的精品力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勤奋笔耕，硕果累累，为江门侨乡文艺百花园不断增添异彩。

江门侨乡自古山川毓秀，人杰地灵，是著名的文化艺术之乡，文化名人辈出。岭南文化的一代宗师、明代理学大家陈献章（陈白沙）在此开创的白沙学派，不仅梳理了“自得”与“自由”的理学精脉，也形成了“开合万象，纵横八级”的散文风范。开启近代新思潮的先哲，清末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更以其洋洋洒洒的雄辩文风独领了一代风骚。此外还出现了不少全国瞩目甚至国际享有盛名的文艺家，如被誉为“东方画坛巨擘”的李铁夫、华侨著名画家司徒乔，著名作家吴有恒，著名表演艺术家胡蝶、红线女等等。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了江门大地一代代优秀的文艺人才。而进入新时期的江门作家，更是别具风采。他们不仅勤于吸收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也巧于借鉴外域文化的学派精华，更可贵的是全心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滚滚大潮。新时期侨乡的多姿多彩

的变革生活，激活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各种佳作名篇层出不穷，散文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勃勃生机。

我市中青年作家群的形成和崛起，是因为有着良好的成才环境。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市文联和市作协千方百计培养人才，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有利条件，主要办了以下几件实事：一、开辟创作园地，让青年作者有“练武”之地。除办好一刊一报（《江门文艺》半月刊、《五邑文学》报）外，还常与省报刊联合举办“江门文学作品专页”。二、举办研讨活动，推介作家佳作，积极扶持有实力的青年作家。三、设立文学基金，与国家出版社合作，每年出版一至二辑“蓬江文丛”，支持优秀作品出版，解决作家出书难的问题。四、建立奖励机制，激发广大业余作家的创作热情，优化创作条件，推动精品创作。此外，还积极开展与外地文学的创作交流，开拓青年作家视野，找出差距，取长补短，不断进取。

这本散文选集，由于篇幅所限，只收入了十几位江门作家近几年的散文作品，但仍可视为江门散文创作群体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现。

入选的这些作品，题材与视角是多元化的。首先最值得关注的自然是感怀侨乡热土风物的篇章。不论是商河对乡村济美的眷念，凤群对开平碉楼的钟情，还是张启雄的乡间童趣，关榆林的雨夜听雨，无不带着浓郁的粤海风韵，侨乡泥土的芳香。其中那些亲情的悲诉，心灵的独语，青春的感悟，节令的回味，饮食的品赏，都有着江门侨乡的独特色彩，令人耳目一新。

散文，重在思想与发现。优秀的散文无一不是对人生的一种独特感悟，对生活意义的一种思索发现。《济美札记》和吴迪安的《1996年春节记事》，都表现了城市的过度开发对人文自然环境的破坏这一重大现实主题，给人以沉重的思考。《雨夜听雨》甚至能从一丝雨线，联想到都市小孩对自然泥土的陌生，联想到

都市人和大自然的日渐疏远和隔离，并发出“世上太多的烦恼，正是我们人为制造的垃圾”的感慨。

散文，更离不开真实和真情。真实和抒情是散文的生命。蔡祖英的《冷却的悲痛》倾诉了深切的父子之情，在悼念父亲病逝的悲痛中蕴含了一种人世的沧桑感，更凸现了一种人格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芒，情真意挚，催人泪下。《独上碉楼》通过只有在江门侨乡才能见到的一座座历史遗迹般的碉楼，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风云和时代风霜，沉重凝练、发人深省。黄倩娜的《一个唐朝女子的背影》同样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一千多年前那位远嫁西藏的唐朝公主的历史背影，仿佛又活生生地浮现在 21 世纪的读者眼前，令人挥之难去，感叹良多。而野湖川的《千里回眸》则通过生活环境变迁的感触，抒发了对黄土地的故乡亲友的情感眷念。狂子的《出嫁手记》，王晓霞的《一个女人的独白》，黄岸贤的《郁郁苍苍》，描述了当代人生的各种情感，真实可信。《松针刀鱼》和《饕餮六记》虽写生活中的平凡食用之物，但由于角度巧妙，状物细腻，也别具回味的情趣。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作者笔下的灵秀特色。江门的女作家如黄文婷、黄倩娜和吕雪英的散文早在几年前就引起了省内外同行的注目。后起的王晓霞、李小梅、陈云白、黄岸贤、林子间等一批年轻的女作家也令人刮目相看。但她们笔下的灵秀自不同于“闺阁怨诉”的小女子情怀。她们更多的是关注变革的现实生活，对众生百姓倾注了更多的真情。字里行间跳跃的不仅仅是文字的优美，更有思想的精警和人性的呼唤。

旅游散文历来是散文家的热门，但浮光掠影的景物介绍也成了当今旅游散文的通病。擅写游记散文的作家明明、李小梅、黄倩娜、卢湘、林金水等都各自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有一定的突破。这从《远游无处不销魂》、《湘西随笔》、《皖南行吟》、《无梦到徽州》等篇章中都可见到令人欣喜的亮点。

虽然我市作家在散文创作中取得一定成绩，但与兄弟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尚未创作出“拳头产品”，在全国文坛打响，但是，我市作家满怀豪情，决心沿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孜孜不倦地追求，吸西江之乳汁，纳大海之浩瀚，沐侨乡之灵光，餐岭南之秀色，承先哲之睿智，咀当代之英华，就一定能写出更具心灵力度，更具侨乡特色的名篇佳作，为人民奉献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

（作者为江门市文联主席、江门市作协主席）

济美札记

商 河

—

济美是市郊杜阮镇龙溪区那围水库深处的一个山谷的名字，距市区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我是在 1992 年秋社教时由当地农民带领认识这块宝地的，此后便经常流连，作都市生活烦闷的隐避与调剂之所，因此，这仿佛作了我的一帖汤药，从济美出来，一切的忧闷即荡涤尽净；但近期听说有商人打它的主意了，要在湖边兴建娱乐设施云云，因此颇感觉济美之行将受污染，行将消失，遂有此文字，或作纪念。

但我也觉得，作不作纪念文字，于济美是无益无损的；而济美这块地方其实只是一个弱者，它无法保护自己，使自己真的全然隐蔽起来，使人无所谓纪念或遗忘。

真的，它是太小了，这样一块安静的、不起眼的地方，大约不过数十亩的田地，四面山合抱着；一条小溪流从山上流淌下来，旁边生着我称之为“野草莓”的果子灌木，以及一些小草木，1992 年秋天我初次来济美的时候还吃过这种果子，红色，珍

珠米般的颗粒结成半圆的球状，顶端有一些粉白色的绒毛，你吃的时候可以在浓密的叶间挑拣大的并且可以连绒毛也一并吞到肚子里去的；再就是大的橄榄树了，仿佛听当地的农民说过那是一种黑榄，春天的时候看见翠绿的榄果一颗颗结在树上，再早一些还可以看见橄榄花呢，仿佛是米星状的，像槐花一样，没有什么气味；而秋天在树下我们总可以觅到变成黑色的干硬的榄子，用石头敲开，就可以吃里边的果仁了。其它的树木就数番石榴为多；在拐入旁山石屋的一块番石榴林里大约有二十多株，它的收获可能是在春夏之际，或夏秋之际，但一年四季总可以看见一些零星的番石榴果挂在枝上，永不掉落的样子；接近石屋，在甬道两旁是十数株黄皮、芭蕉、木瓜；石屋据说最初是知青们住用的，走廊石壁上隐约还可见到当年的领袖像和语录，现今只作宿夜的农民临时所用，也贮存一些干柴枝、茅草，养着鸡鸭。石屋前积着水洼和禽粪。鸡们、鸭们在那里游荡，唱歌，鸣叫。

最近这两年“野草莓”树还在，却不见结果了；我曾想这大约是“人气”旺盛所致，所以，恐怕人多也不是好事情，它总是对自然界构成破坏性的威胁。因此，我也想恐怕我这些文字发表出来引出更多的人到济美，反而加速了它的毁灭也未必呢。

我们多么想把济美当作个人的珍藏呀！那是我们匣子里的宝物，是我们私己的财产，这样，直到我们寿终时它才公布于众，那时无论是建设或是蹂躏我们都没有意见了。可惜我们做不到，济美也不可能出来发表意见，奇怪的是即使是会鸣叫的鸟，对于人类而言大体上也是沉默的。

二

我们这些懂得珍爱济美的人不能拥有济美，而能够拥有济美的人却大都不能珍爱它，欣赏它；前些年有人伐木拓宽道路的时候

候，我就有了忧虑，那并不是一些良木，可作栋梁之材，无非是一些小杉木、桉树而已，装饰山林小道是好材料；他们把小道两旁的树木伐光之后，就把木头垒在道旁，风吹雨淋，慢慢就变成黑色的了；这些树都长到了十米左右高，恐怕非一二年可以长成，其后景象就变得零乱和忧郁，虽然汽车可以开进来了；我们原以为济美可以造福于更多的人，其实却不是这样，他们想到的是如何用济美生财罢了；济美可能不能分别我们与其他人，但我们看见陌生人开着车子进来就知道他们是济美的异己分子，我们憎恶他们随地扔弃的烟头、纸盒、各种杂物，我们甚至憎恶他们在静谧的山林里高声笑闹、说话，不像济美的农人；济美甚至不属于我们，它是属于济美的农人们的，我们自己也深明此义，因为只有当农人们出现才与济美的稻禾、松林、果树、湖山诸物融浑为一体，似乎他们朴素的衣裳、起皱的老脸、牛、农具、赤脚是济美的一种活动的自然景观。这时，甚至我们也会想起要找地方躲藏起来让位给一位朴素的农牧神，在叶隙间静观他们，听他们交谈，看他们弯腰割禾。

是的，有一回我们还帮一位农妇割禾呢，这农妇有一位女孩，年约十六七岁吧，健康、美丽，这是真的，虽然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她的容貌了，只记得成熟的金黄色的水稻，只记得镰刀的形状，以及稻禾与泥土的香气；最近我们与守石屋的一位老农谈起那幅田里的女孩，他说女孩仿佛是出嫁了；不管她是不是出嫁了，但我感到在一块成熟的金黄色的田里站着一个美丽的女孩是一件正常、平凡而又珍贵的事。

因为其中的寂静是热烈而纯正的。虽然风使稻禾晃动，使林木发出嘹响的声音，但它们是外部的事物，可能装饰了稻禾，成为它的花边，仿佛一幅画的木框，或者像阳光使成熟的稻禾与穗子显得更为耀眼，但在黑夜，在静寂之中我们仍可感觉到稻禾内部蕴含的热烈的信息，仿佛我们真的看见一切饥馑的口张开承接

它的福惠，那感恩之情固然适宜无声，如同大地在黎明之中的颜色。

三

我想，我或许应该住到那里去，从一年的始到一年的末，从春到冬；其实我们可能真的疏远了土地和植物，虽然我们一直在竭力地利用它们，但正因为利用，使我们和土地一直处在非平等的关系中；当然假如我们再呼吁回归自然便仿佛过于陈旧生锈了，我只觉得历史的进程可能存在一种必然性，绝大多数的人疏远土地与自然是不能避免的，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耐性和时间去缓慢地感知土地，把它作为一种灵性的存在，如古代的拜物教一般的对它生出崇敬的心情，对火，月亮，太阳，对万物，这样使人变得更谦卑一些，难怪我在济美总是感到有一种幻象，好像看见在它的田野中正举行春祭或庆祝丰收的狂欢会，甚至连田中的鼯鼠们也在那里参加呢；在另一方面，我们说是土地遗弃我们，真正的土地与自然已经远去，离开了我们的灵魂。

这恐怕是一个可悲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不再用土地的头脑去思考，这样，历史的命运显示人们在他们孤立的路上愈走愈远，并携带着虚假的土地和自然——这是荒芜的土地和破碎的自然，是被物质力量和思维力量强暴过的土地和自然。而我们这一类人与大多数人孤立而成为一小撮，凝视这荒芜的土地和破碎的自然时所感到的是忧郁和恐惧。并且我们没有力挽狂澜的力量作一种反历史的复归；实际上是我们尚且不能了解土地与自然的真实情况，即它在荒芜与破碎之前的前历史性的境况。

真是奇怪，我们站在济美还会利用它来思考历史与现实，那真是一件本末离析的工作，就像现今的诗人离开了土地，而土地的诗人却离弃了语言。